



高温下火爆的暑期游

日薪千元 “一导难求”

随着暑期开启,多地旅游市场迎来火爆模式,机场和火车站人流井喷,热门景区、博物馆游客爆满,一票难求。就连北京的导游也变得非常抢手,有时日薪千元“一导难求”。面对汹涌的人流和创纪录的高温,导游和游客也正经历着艰难的考验。

暑期游人潮汹涌

伴随着创纪录的高温,今年暑期游可能成为史上最火的一年。

对于旅游市场的火爆,在北京当了17年导游的李媛媛有着直接的感受。“毫不夸张地说,2023年春节到现在,除了周一,我基本每天在故宫带团,有时候实在太累了!”

尽管这个夏天北京高温创下纪录,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涌向北京,故宫更是热门景区中的顶流。面对人潮汹涌的游客,哪怕顶着40℃的高温,李媛媛所在公司全体上下忙得不可开交,仅仅是故宫团每天就有20多个。

这个夏天,暑期游的火爆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伴随着景区人



山人海的画面,今年暑期游产品销量较2019年同期大涨。

不只是北京火,独库公路上的车流一辆接着一辆。记者从阿克苏文旅局获悉,阿克苏地区自2023年6月开启暑假模式以来至7月10日,全地区接待国内游客435.66万人次,同比增长38.93%;实现旅游收入22.8738亿元,同比增长46.73%。

一票难求,“一导难求”

火爆的暑期游,让一些热门

景区的门票供不应求,故宫、国家博物馆、中国科技馆等研学热门景点一票难求。其中,故宫门票每到晚上8点抢票时基本上是秒光状态。

“抢票的人太多了,散客自己抢票拼的是速度,旅行社是一个订单50人,但也不是百分百能确保抢到票。”李媛媛说。

在北京,导游也成为紧缺资源,价格上涨船高,此前的日薪300元至500元,如今至少已经翻倍。“日薪1600元,北京导游供不应求”“日薪2500招不到导

游”的报道让人对导游的薪资十分“羡慕”。

“现在团队票很难抢到未成年票,所以基本上都是发动导游一起抢票,后来是谁能自己抢到票,谁带团。”李媛媛说,“导游服务费是和团型、讲解水平挂钩的,暑期确实出现了1000元以上一天的导游,但这是要求有票的导游,有票且又讲解好的导游更是少之又少。”

作为所在旅行社宝藏级别的导游,李媛媛透露了自己的收入,一天带一个6小时的故宫精讲团,加上公司发的高温补贴,收入超过1000元。

高温下的考验

近期,北京经历持续高温,这给导游和游客带来极大的考验。北京一名导游因为热射病去世,更是引发极大关注。

李媛媛说,北京目前旅行团队分两种,一种是多日游,这样的团队导游会很累,因为很多团都有观看升旗仪式的行程,每天凌晨2点就要到达天安门广场安检口,一天好几个景区,到晚上9点后才能回到酒店休息,几

天下来真的很累。还有一种就是景区精讲团,属于日游类型,颐和园、恭王府还好点,因为有树荫游客可以凉快会儿,而故宫游客基本上全天暴晒。

在故宫做导游,高温带来的炙烤更甚。“7月2号我带6小时故宫团,当天客人排队进故宫安检就已经热得不行了,身体不适,我全天都在陪客人在故宫急救室看病,那一天我一句也没讲解。当天下午出故宫我也病倒了,得了带状疱疹。”

带团一天,李媛媛得喝6瓶矿泉水,衣服基本上全天处在湿透状态下,没有干的时候,根本不用上厕所。在故宫,有时候买水得排队,好多游客都是一箱12瓶直接买走,买冰水要靠运气,可以经常看到故宫里的冰柜空空如也。

由于天气太热,“痛并快乐着”的李媛媛,每天看到客人名单后会对客人地区、年龄,仔细准备第二天的讲解,用高质量的讲解吸引客人坚持下去。“我们最大的心愿都不是五星好评了,只要客人不去急救室,健康就好。”

据中国新闻网

青少年追星乱象:

高中生花费数万元为偶像打榜

“为什么非要给偶像打榜?”“他需要我来守护啊!榜单对偶像很重要,排名高,商单就会多,他的事业发展也会更好。我可是死忠粉,绝不‘白嫖’。”

这是近期发生在黑龙江省某医院外科诊室里的一段对话,一方是今年16岁、正上高中的女孩魏婷,另一方是她的爸爸。此前,魏婷因为偷偷拿走家里上千元钱准备给偶像打榜,与父亲发生争吵推搡导致两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。

记者调查发现,像魏婷这样的未成年人不理智追星现象并不少见。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,也不论校园内外,他们不爱学习爱追星,把成千上万元资金用于打榜和投票,甚至还为了维护偶像形象与其他明星的粉丝争斗,举报、互撕、人肉、网络暴力等行为频频出现。

高中生成骂战“主力” 经常被喊“快去支援”

日常生活中,追星占50%以上的时间,上课期间也在看偶像相关资讯;成绩因追星大幅度下降,一学期的时间,从中等水平下滑到班级后20%;生活费的一半以上用于追星,钱不够时,曾以交书本费等为由向母亲撒谎要钱;因追星与同学、网友争执吵架;与家人的交流日渐减少,因非理性追星与家人关系逐渐恶化。

这就是魏婷追星5年来的“变化”。

妈妈发现后,严禁她继续追星。不过,妈妈的管教并未奏效,她的追星行为转向“地下”。

“我把孩子追星的事情告诉孩子爸爸,他起初不在意,直到

我给他讲了一些青少年追星、打赏主播导致家里存款被花光的事例后,孩子爸爸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,检查孩子的社交账号账单后,发现她为了追星,不仅花光了零花钱,还偷偷用我们的手机给她转账好几千元。”魏婷的妈妈回忆说。

今年17岁的北京女孩冯媛,同样是一名沉迷追星的未成年人。

2016年,冯媛在邻居的影响下开始追星,逐渐沉迷于购买明星周边产品、为偶像打榜刷数据、参加偶像的演唱会、重复购买多张音乐专辑等追星行为。

冯媛也因此与家长爆发多次“战争”,父亲更是一气之下撕毁了心爱的明星海报和周边产品。

在学校里,因为不允许他人诋毁偶像,她经常与同学争吵,还在社交平台上与他人展开骂战。

在采访中,冯媛很愿意向记者“安利”(网络流行语:诚意推荐之意)她喜欢的明星,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跟她一样喜欢。

记者注意到,在冯媛此前的评论和转发中,时常可以看到她为了维护偶像形象而言辞过激地与其他明星的粉丝、普通网友激烈骂战,甚至诅咒、谩骂和人身攻击对方。冯媛还是粉丝群中骂战的“主力选手”,经常会有网友喊她“快去支援”。

“不花钱就是不爱他” “氪金”冲榜花数万元

至于追星的花销,冯媛用的形容词是“巨大”,因为“不为偶像花钱就是不爱他”。

“光是用于购买明星专辑的

花销就已经达到了六七万元。”在冯媛的妈妈看来,这笔花销让她感觉“承受不起”,毕竟全家每年收入才15万元左右。

那么,未成年人追星族们是怎么把钱花出去的?

大数据时代,明星够不够红有了可以量化的指标。打榜,就是目前流行的一种声援偶像方式。“大粉”(指有号召力、有影响力的粉丝)发布任务,“学生粉”执行任务,这是基本的操作套路。“很多时候由‘大粉’解释一个偶像有什么特质,为什么值得被爱。而大多数未成年人粉丝则由于能力有限,只能附和、支持他们的观点,听从他们的指挥。”娱乐行业从业人员叶舒告诉记者。

“你哥值得更好的”“一定要让哥哥的排名保持住,后面追得紧”“动动手指,你忍心他被嘲笑吗”……对“大粉”来说,诸如此类的动员策略司空见惯。

据有多年追星经历的广东高中生周哲介绍,“哪里有榜单,哪里就有打榜和投票的粉丝”。打榜和投票、集资和买代言产品的“成绩”,经常被视为进粉丝群的门槛,想加入后援会则需投入

更多。

在饭圈,打榜和投票“成绩”与粉丝群体内部的“奖惩”等级挂钩。多家平台虽设提醒,但并无实际机制限制未成年人打榜和投票。

周哲的朋友、今年17岁的广东女孩王禾就为了支持偶像首张专辑“倾囊而出”,最后只能借钱吃饭。原来,由于她的偶像所属公司的合作平台数量非常多,且不同平台推出的特典小卡都不一样,王禾为了集齐所有特典小卡,“几千元的压岁钱全部花完了”。在购买完专辑之后,王禾只能向周围的朋友借钱吃饭,并承诺下个月偿还。

记者通过周哲介绍进入一个二手小卡交易群,发现群内的小卡交易金额通常在千元以上,群成员却多为“学生粉”。

流量至上错误导向 影响青少年价值观

采访中,冯媛的妈妈告诉记者,她当时很疑惑,除了压岁钱、零花钱以外,冯媛还有什么收入

能维持这样的“疯狂”追星?

而答案令她崩溃。

为了“挣钱”,冯媛不仅在学校“代做作业”赚取同学的零用钱,甚至在一些网友的介绍下出售自己私用物品,“我发现将自己的贴身衣物放到网络上进行售卖,居然可以卖得出去”。

对此,为冯媛做心理辅导的心理咨询师陈静告诉记者,受到不良追星观念的影响,冯媛看待追星问题的观点有所偏激,将自己投射到偶像的身上并过度美化偶像,打破偶像就是打破她的信念。她的偶像只能她来保护,所以谁谩骂她的偶像,她便要维护并给予反击。

对此,有业内人士建议,必须不断完善网络信息传播和互动规则,有关部门要以明星经纪公司作为监管重点,对经纪公司、粉丝群体危害网络和社会公共安全、冲击主流价值观的违法行为要依法及时处置。

“量变决定质变,粉丝可以喜欢明星,但必须有限度,有底线。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,教育引导粉丝特别是未成年粉丝,树立正确的‘三观’,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追星不能盲目,那些为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、英雄烈士,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。”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,从社会心理层面看,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,与传统家庭结构解体、人际关系疏离、网络“群体性孤独”中渴望陪伴的心理需求相伴生,是对当下互联网治理、文化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提出的共同挑战,必须不断研究新问题、新趋势,深入研究当代青少年,才能找到最优的答案。(受访者均为化名)

据《法治日报》

